



近日观看央视一套《寻宝》(石家庄)节目,看到一位藏宝人请专家鉴定一个刻了一只鹰的磁州窑梅花瓶。文物鉴定专家在发表鉴定意见的同时,就古人为什么对鹰情有独钟作了说明,因为鹰“从云端俯冲下来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写照,处于(金末元初)战争时期的人们希望战胜金人,鹰就是英雄、威武、勇猛,这是当时窑工的一种心情反映……”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也收藏着一幅鹰画,于是迫不及待地在一卷收藏的书画中抽出来开始欣赏。

此画是一幅四尺单条淡彩水墨画,近乎半幅画面被一只巨大的展翅翱翔的苍鹰盖住,余部的波涛和云雾用淡墨挥洒。画中苍鹰那凌厉的目光,正透过重重云雾,俯瞰波涛汹涌的大海;鹰眼又如电光火石,扫向一望无际的长空,使一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鹰像活的一样跃然纸上!让我想起杜甫的《画鹰》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拟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辘光堪揭,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除了画题“鹰击长空”外,此画作者还有一题跋云:“乙丑年夏月建湖陈履平画于上海。”画作共钤印三枚,一为名章“陈履平”,另两枚中的一方为“陈履平年七十以后作”。1987年老同事刘某龙在送给我此画时曾经告诉我,这是他画连环画的岳父的作品。后来得知他正是曾经画过《三国演义·战宛城》《三国演义·兄弟争王》和《中国古代科学家·扁鹊》等连环画的画家陈履平,他1937年编绘的连环画《金台传》,在第七届连环画网上竞拍活动中从3万元起拍,最后竟被人以21万元拍走!

原先我还压根没把此画当一回事。不仅由于听了老人话家中没有人属相比“鹰”厉害的,会“镇”不住它而从没有挂起来过;更可怕的是2001年6月曾拿此画参加了自己单位供销社经营部组织的纪念建党80周年职工书画艺术收藏展,在展览的最后一天负责展品的小刘突然发现有人陌生人在展室的画框里偷偷揭着这幅画,于是立即奔过去阻止了他,并马上收起还给了我。但左上角已经留下了揭过一个角的污损处!

通过观看央视《寻宝》节目,让我也从家中的一卷曾经认为没有价值而束之高阁的书画中,重新寻回了这幅差点“飞”走的“鹰”的价值,这也算是一次活学活用《寻宝》的实践了!

## 风流人物

# 犹记年前住富春

◆ 陈鹏举

山青曾赠我王映霞所写斗方一件,一晃已十几年了。当时还真没仔细看,今夜打开才知写的是她自己的诗:“犹记年前住富春,澄江如练照丰神。别来几度沧桑改,浙水狂涛忆故人。”

这是她1938年的旧作,写给她一个女同学的,是一组四首中的第一首。原本还有个小跋,说到她正由湖南经福州去星洲。

王映霞会写诗,大多是七绝。毕竟是郁达夫当初的神仙侣,她的诗气质上乘,也可见郁诗的影子。她懂诗也写诗,或许因此,鲁迅那首著名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是写给她的。

郁达夫感觉上海的气氛肃杀,决意迁居杭州。行前,由王映霞来鲁迅家告别,鲁迅为王映霞写了“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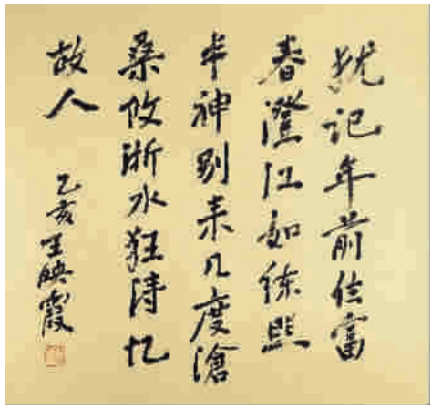
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这事这诗,《鲁迅日记》1933年12月30日有记载,诗中的“假”原为“遐”,“风波”原为“风沙”。

可惜,空有了鲁迅的好诗,这对神仙侣还是去了杭州,神仙侣的传说也终结在了风雨茅庐。

提到王映霞,自然是想说到郁达夫。郁达夫可能是上个世纪中最为凄美、最为壮烈的人文人。文人其实是无力实现自己对于家国的抱负的。文人只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心灵。可惜心灵时常是被无视和被忘却的。这就是文人毕生要面对的人生。郁达夫几乎毕生迎着尖锐的心痛,国破家亡,让他不能自己,最后还是被鲁迅说中,游旷远了。可惜不是举家,而是他形单影只地游旷远。最终是惨遭敌寇杀戮,成为上世纪中国文坛以血荐轩辕的第一人。

郁达夫是伟大的小说家和散

文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旧体诗人。上世纪中国文坛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郁达夫。他们的旧体诗必然不朽。譬如鲁迅的诗句“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郁达夫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前者从梦里执意醒来,让自己的心灵直面刀丛,后者说是寻到了醉乡,暗自把心灵鞭挞成碎片。恐怕没人知道郁达夫心灵到底有几道鞭痕,只知道他是个鞭痕累累的人。文人和烈士,两者看起来不相干,其实文人不是烈士,谁还可以称烈士?说文人是时代的心灵,时代的心灵不会死去,又有谁想过,既然文人是时代的心灵,文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壮烈。



“犹记年前住富春”,实在想念郁达夫当年和王映霞在富春江边的神仙侣影。今年春天有机会到了富阳鹤山,写了三首绝句,这里录两首聊寄鸿爪:“鹤山旧日侣神仙,来没风波去没天。我亦春衫心思薄,洗头欲系五湖船。”“能把文魂剑魄收,少年心事哭无由。青山白水归何处,来上春江第一楼。”整整的一条富春江,我想以后许多年轮里,都该属于凄美和壮烈的郁达夫。



奇石世界、物华天宝、精彩纷呈,我有一块精美的九龙壁石。九龙壁又称华安玉。产于福建省,因河段流域而异,地处九龙江中下游

的漳平、华安的九龙壁因水冲度较好,形态各异,颜色多变,以藏青、翠绿、金黄、黑灰、米黄为主,主要以燧石条带灰岩和变质岩为主,石

# 九龙壁——“双湾屿”

◆ 原野(上海)

皮古朴粗犷,硬度甚高,质地坚韧,真是一种无比奥妙、神奇,颇具特色的岩石观赏石品种。

这块石长36公分、宽23公分、高11公分,呈卧阿拉伯数“3”字形,四座山峰由高至低排列,形成了两个湾,为此我给它取名为“双湾屿”。山形主次分明,走势蜿蜒自然,有山有谷,坡脚有度,皮色褐至米黄,丰富多变,极似一幅水墨墨色图,散淡而高逸,意境深邃,此石尺度适宜,四面可观,堪称完

美,整体就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

2013年初,我请到了一位专业师傅,取材紫光檀木,采用了传统的明式样式和生漆工艺,重新量身配了底座,突现了九龙壁蕴含的天地灵气,日月精华,更显“雄、奇、峻、险”的景色。其雄奇高古的色调、精妙独特的造型和具有国画意境的图案令人爱不释手,赞叹不已,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石不在小有神则奇”!

(本文图片摄影 屠铭慈)

# 收藏一幅雷锋版画像

◆ 卢金德

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我出生普通人的家庭,到了好读书时,虽是十年动乱,也受到有相当学问的邻里的影响和帮助,得以很好地成长。这更使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应该助人为乐。

“文革”中学校停课,不过《鲁迅全集》还可读,其中鲁迅先生对版画的提倡和研究,使我对版画艺术有所了解,也知道了版画名家杨可扬先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供职于文联研究室,与几位前辈办一

份《文艺文摘》,杨可扬是“人美”的领导,我偶而也因工作去老先生家。南阳路很近,他常写些文稿给我们,毕竟是老先生,稿子写得好,他总是笑笑说:“写得不好”。不过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到美协后也邀他写稿。他也常常与我谈起自己的艺术经历。

后来他家搬去了苏州河畔的“半岛”,我去得就少了。那时老先生名重绘画界。但是每有版画活动,先生年长了,还是坐着轮椅来参观。“人美”出版了他的画集,我

到他家看到了这本版画集,其中有老先生六十年创作的版画“雷锋像”。“刻得真好,”我对着这一页看了好久,“我想得到这张雷锋像。”老先生说“怎么你要这个”?我便把自己平日里喜欢学雷锋的故事讲给他听,他点点头。便送了我这张签名的“雷锋像”。

老先生逝世后,常有人提及上海版画界的往事,都说老先生提携年轻人,助人为乐。每每看着这幅版画“雷锋像”,就想到杨老先生的高尚为人。



笔洗,是文房中的用具,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传世的笔洗中,有很多是艺术品。我收藏的这只笔洗显得与众不

# 五毒玉雕笔洗

◆ 江初昕

同,它的材质为和田青玉,主题是民间传说中的五毒动物,这在文房用具中极为罕见。

民间传说的五毒是指蟾蜍、壁虎、蜈蚣、毒蛇、蝎子这五种动物。传说中,进入端午,天气逐渐炎热,端午节这天要驱五毒。俗语“善正月,恶五月”。因五月气候温热,易生病毒瘟疫,故用天师符和钟馗像来镇宅、驱避“邪祟”。清人柴桑《燕京记》云:“(端午)前数日,肆间用黄纸盖朱印,或绘天师、钟馗像,或五毒之形,人购买而粘门上,以逐崇恶。”从五月初一起,各家还将菖蒲、艾草插在门的两旁,一曰“蒲剑”,一曰“艾虎”,也为辟邪驱毒。为辟邪,京城端午时,人们还纷纷买蒲鞋穿上过节。在端阳这一天,人们开展驱邪消毒的活动,如用艾

叶烟熏、用雄黄酒挥洒等,以消除蜈蚣、蝎子等所谓“五毒”的害虫。节日期间,人们还要饮黄酒,在小孩头上用雄黄酒画一“王”字,有的还用雄黄涂小孩的耳鼻孔,说是夏日能避蜈蚣等毒虫钻到耳鼻孔中去,做到百毒不侵。

不论古代或是现代,五毒文化都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表达了人们驱除邪恶、灾难,追求吉祥、富足,祈求幸福、健康等美好的愿望。

民间盛传的五毒文化,在佛教中也有所指,佛教里的五毒心是指贪、嗔、痴、慢、疑五种心,这五种心会使我们造作恶业,就像毒药会妨碍我们修行,故称为五毒。清除五毒心是修行人的重要工作,若五毒心不除而修禅定,那终究是邪定。修大神通或各种

玄妙的大法,若五毒心尚存,结果可能会变成魔通或各种恶法,因此,要修佛道必先除五毒。佛门把贪、嗔、痴、慢、疑叫做“五毒心”。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修行人的本心本觉将会被遮蔽,肯定就不可能明心见性了。

由此,以五毒为主题的文房笔洗,其寓意既有民间传说中身体力行,循规蹈矩,做到百毒不侵;而另一层的寓意就像佛家所说的那样,在清静的书房里眼前看到,要排除人间杂念,摒除浮躁,心性方能得到抚平修炼和滋养润泽。

我收藏的这款玉雕五毒笔洗,为和田青玉,采用高浮的雕刻手法,上面雕刻有蟾蜍、壁虎、蜈蚣、毒蛇、蝎子,形象生动,外型精整清晰,各种动物形象生动逼真,动作夸张而不失真实,画面感强,寓意深刻。该器物长7.5厘米,宽4.3厘米,厚2.4厘米,重量:119.8克。